

长治，我心向往的地方

□ 杨秀琴



南北通衢 本报记者 司敏 摄

“有志者立长志，无志者常立志。”初识长治的名字，是源于冯巩与牛群的相声片段。一句有趣的谐音梗，就像一块石头被投进了水潭，在记忆里漾开了涟漪，让这座地处晋东南、太行山脉西麓的城市，从地图上的符号，直接化作了我心中值得探寻的坐标，悄然埋下了向往的种子。

长治，东倚巍巍太行，与河北邯郸、河南安阳毗邻，西屏大岳与临汾接壤，南连晋城与河南焦作相望，北接晋中，独特的区位让它自古便是晋冀豫三省交界的重要节点。地理维度的厚重，更让我多了几分初见它时的好奇。

对长治的向往，因生活的联结愈发清晰。早年，老公曾几次雇车穿越晋东南的山川，赴长治经营葵花籽生意，归来后每次提及那片土地，总带着对晋东南人文的深切感念。那时候，往返长治市区与周边县城，无论是潞州的市集还是上党的街巷，无需过多言语，仅因货物的品质，便能收获满满的信赖。清晨的早点摊前，热粥的香气与“吃好喽”的朴实问候，总能驱散旅人夙夜奔波的疲惫。那些细碎的描摹，如笔墨再次晕染，让我对这座扼守太行陉、俯瞰漳河水的城市，生出具体的向往——它既有山川拱卫的雄浑，又有烟火浸润的柔情。

后来，远道而来的长治客户，带来当地特有的党参月饼，酥皮裹着药香与清甜，是这片黄土高原东部边缘里、暖温带半湿润气候滋养出的产物。前年远赴石膏山文学采风时，幸会长治散文学会的大咖们，他们言谈间的爽朗与对那片故土的深情，裹挟着太行山脉的苍

劲与漳河水的绵长，让我窥见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——那是沉淀在“上党从来天下脊”地理禀赋里的人文气息，更加深了我对长治这座城市的向往。

翻阅典籍，方知长治便是古称的“上党”，《释名》有云“党，所也，在山上其所最高，故曰上党也”，恰如其平均海拔千米以上，这一点到与我的家乡忻州神池县极为相似（神池县平均海拔1500米）。长治的地势，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，这片被太行、太岳两大山脉环抱的土地，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：女娲补天的神话，与太行深处的奇石险峰相互交融，让上古先民对苍生的守护，刻入了这片山川；神农尝百草的足迹，踏遍这里的丘陵沟壑，在气候温和、降水适中的沃土上，开启农耕文明的序章，让智慧与勇气，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遗传。古老的神话与独特的地理交织，让长治不再仅是烟火

人间的具象，更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地标，每一寸土地，都似乎在诉说这里灿烂的文明。

长治的历史，更是一部与地理禀赋深度绑定的壮阔史诗。秦并六国，上党郡因“控带山河，踞天下之肩背”的战略地位，跻身三十六郡之列，见证了大一统的恢宏气象；魏晋南北朝，这里是兵家必争的“天下之脊”，金戈铁马在太行关隘间激荡，书写着一代代英雄传奇；1945年，上党战役打响，此次战役的胜利，正式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，战火也淬炼出这座城市坚韧不屈的品格。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，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尽，但英雄的故事，仍在漳河两岸、太行山上永久传颂，化作长治人血脉里的责任与担当，让“长治久安”的期许，有了更厚重的地理与历史回响。

文化的璀璨，因地理滋养而独具魅力。上党梆子的唱腔，激昂高亢，如太行

松涛般穿透岁月，将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娓娓道来；堆锦、潞绣等民间工艺，以当地盛产的丝线、绸缎为材，在织物间，勾勒出晋东南民俗与山川意象交融的美学韵味；长治小米，因昼夜温差大、光照充足而颗粒饱满、米香醇厚，潞党参因山地腐殖土肥沃、海拔适宜而药效醇厚，它们既是舌尖上的风味，更是一方水土对人文的滋养。这些文化符号，都能串联起长治的过去与现在，构成其独特的文化脉络，即便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我仍能通过网络搜索的文字与讲述，触摸到它因地理而生的独特温度。

我始终期盼着，有朝一日能踏上长治的土地。愿登上太行之巅，站在板山观景台，向下俯瞰眼前那层峦叠嶂，不论观云海翻涌，还是等日出东方，感受“与天为党”的壮阔，体悟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；愿访古城遗迹，在潞安府城隍庙的青砖灰瓦间、油漳河古渡的斑驳石阶旁，仔细聆听历史的回声；愿沿太行山大峡谷的溪流漫步，看奇峰倒映碧水，感受山川与人文的交融；更愿遍尝地道的长治美食，让小米粥的暖意、党参炖鸡的鲜香，在舌尖上留存下这座城市的味道。

来长治的愿望，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因为这里有太行山下的烟火温情，有漳河畔的历史坚韧，有山川滋养的璀璨文化。这份向往，无关距离，只因心之所向，便足以让我在想象中，无数次抵达那片“居太行之巅，与天为党”的土地。期待着那一天，当双脚真正踏上长治的沃土时，能轻声道一句：长治，我终于来了。

秋 收

□ 孙晓钟

老宅的西墙外，曾静立一排窑洞。窑顶之上是一片打谷场，暑气渐消，打谷场上的忙碌便开始了——最先登场的是黍米。

黍子的生长期极短，在十年九旱的山区，总有一些年份因春旱而耽误了播种。于是人们在迟来的降雨后，补种一季黍子。早熟的黍，末伏时分便已上场，碾作黄澄澄的软米。它是包粽子、蒸黄蒸、做年糕、煮软米稠饭的上好材料，香软饱满、甜香浓郁，自带一股沁人心脾的乡村气息。

接着走上打谷场的，是谷子和黄豆。一捆一捆的谷子架成“人”字形长龙，排在打谷场的四周，孩子们钻在其间嬉戏玩耍，快乐无穷。碾过谷子的场子，平如镜，润如玉。你很难想象，这一方窑顶之地，经石碾子一遍遍细细碾压，竟有了“白玉盘”般的质地。那是老牛拖着石碾，在慢悠悠的时光中，一遍遍转出来的乡村宁静。

豆秧堆上场之后，我们便牵着狗、扛着锹，走向刚收完的黄豆田。狗鼻子灵，能找到田鼠洞的入口。田鼠不同于家鼠，它们披着一身苍黄的毛。在整个黄豆、玉米成长的季节，它们日夜不停地搬运，将地底“小仓库”填得满满当当。我们便在收割后，循迹挖开鼠穴，往往能得到数升豆谷。把田鼠一秋贮藏，转为人类的收获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秋收？

黍秧、谷草、豆荚，都是牲口过冬的食粮。整个草枯地冻的冬春，牛、马、驴、羊就靠这些维持生气。豆荚还可以当柴火。三块砖支起一张大圆鏊子，乡间老妪盘腿坐在鏊子前，一手添豆荚火，一手舀面糊摊饼，香甜可口的大鏊煎饼令人垂涎欲滴。这种可卷大葱的煎饼，传自山东，我们叫它“东府煎饼”。

早年间，乡人也曾在河滩地上种稻，那时候的大米并不稀罕。只是近几十年来，山村再无人播种稻谷了。在古书中，谷为“稷”，豆为“菽”，连同夏日已收的麦，正是炎帝兴稼穡，教民播种的“五谷”——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，就在这场子上四季轮回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把一片窑脑之地，喧腾出最淳朴的丰收欢愉，那里有乡村里绵延不绝的洋洋喜气，也有天地间醇厚绵长的粮食气息。

金风送爽，寒露袭人，最后登

场的是玉米。此时的玉米早已成熟，穗头倒垂在秆子上，有的已露出了金黄色的籽粒。农人赶着牛车慢悠悠地掰回玉米，薄薄地摊在打谷场上，任它霜打日晒、雪覆雨淋，自然风干。还有人在场上搭起临时窝棚，覆盖谷草为顶，夜间看护玉米。冬日的暖阳下，常有农人闲散地坐在打谷场上，为玉米脱粒，再经过晾晒，用簸箕扬去灰土，便能上石碾子磨成玉米面，那是农人一冬的香甜。

别了，打谷场！

如今，村民很少有人去种植黍稷麦菽，稻谷更是绝迹几十年。农村孩子不识五谷，绝不是笑话。现在农村大片大片种植的只有玉米。玉米种植简单，省工省时，不会耽误农人外出务工。如今的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，收割机便冒着黑烟隆隆地收割过去，眨眼间赤地千里。湿漉漉的玉米堆在院子里，美其名曰“青秆成熟”，可这样的玉米很容易发霉变质，口感要逊色很多。

收获技术的革新，使秋收不再充满激情和秋意。我们失去的，不只是悠闲而静谧的秋天，更是粮食中的温度与情感。就连打谷场，也因没有了夏秋季节的碾压修整，被蚂蚁鼠钻洞，雨水浸塌，最终窑塌场荒，山村寂寂。

空留千年一叹。



湖畔秋色 本报记者 司敏 摄

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